

西南民俗文獻

第九卷

中國西南文獻叢書

中國西南文獻叢書
第九卷
西南民俗文獻

中國西南文獻叢書·第四

蘇州工業學院圖書館
藏書章

西南民俗文獻

第九卷



本卷目錄

使藏紀程

〔民國〕

黃承恩撰

.....

—

【民國】黃承恩 撰

使藏紀程

印，原書尺寸十八點五乘十三厘米，版框尺寸十五乘十點五厘米。

《使藏紀程》，民國黃承恩撰。承恩字幕松，廣東梅縣人。本書據舊抄本影

使藏紀程

黃慕松

緣起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西藏達賴喇嘛圓寂，中央念其歷年以來，宣揚佛化，保障西陲之功，兼為溝通中藏情感，恢復原來關係起見，冊封為「護國弘化廣慧大師」，並致祭典，特派慕松為專使，代表入藏，舉行冊封致祭典禮。慕松於二十三年二月十日奉命後，着手籌備，歷時一月，摒擋就緒，乃派參議蔣致余、秘書王良坤，於三月十八日，由印度遵海入藏，集洽一切，參議巫明遠亦由海道前往。其餘隨從人員，於三月二十八日由京入川，在成都接合同行者，計有總參議劉樸忱、參議陳敬修、林東海、秘書李國

霖副官高長柱、醫官王兆奎、暨無線電台、攝影兩組人員，連同衛士二十名。慕松則於四月二十六日，偕副官王維松，由京乘飛機直抵成都。勾留旬日，各項準備完畢，率同全部人員於五月七日起程赴藏。途行四閱月，抵達拉薩，駐留三閱月，一切任務辦理告竣，除奉令派總參議劉樸忱參議蔣致余留藏，設立駐藏辦事處外，所有同行人員，第一批於十一月二十八日首途，第二批於十二月六日離拉，由海道返京。慕松離拉便道赴尼泊爾及南洋羣島各埠考察。越二月十六日始抵都門，計離京十閱月，行程數萬里，沿途狀況、佛地風光，所見所聞，筆諸日記。自成都起程迄抵京日止，覆加檢點，尚無闕漏，特付剞劂，聊紀游踪，或供邊地旅行者之參考焉。

(附考)(一)西藏地處中國西陲東接四川川邊北接青海新疆西南西部與英屬哲孟雄及不丹尼泊爾相接壤其入於有史年代蓋已在第七世紀初號无髮唐宋曰吐蕃元曰西蕃明日烏斯藏至遼清始稱西藏(二)喇嘛教即佛教之別派初由印度傳入西藏並在第五世紀之初葉唐太宗貞觀十五年特勒德蘇隆贊遣使請婚太宗以女文成公主嫁之公主好佛隆贊因益闡揚佛法佛教自此漸盛元初世祖征服西藏因其俗而竊摩之定喇嘛教為國教并封其教主八思巴為大寶法王領藏地統轄政教大權紅教於是大盛明永樂年間有宗喀巴出世知紅教流弊別創黃教令僧徒均衣黃色袈裟以別於紅教并以呼畢爾罕

之轉生為其傳授衣鉢之法，黃教遂興。宗喀巴下有四大弟子，達賴喇嘛其首也。與班禪喇嘛並居拉薩。喇嘛下又有哲布尊丹巴及章嘉呼圖克圖，是為黃教四大喇嘛。哲布尊丹巴居於蒙古之庫倫，與達賴班禪二喇嘛藏稱為喇嘛教三聖。其傳授衣鉢，向用呼畢爾罕轉生之法。凡達賴班禪喇嘛圖寂後，由（吹忠）等作法降神，秉公指認。沿行過久，弊實滋生。遜清乾隆五十七年，乃定金瓶掣籤之律，由吹忠四人指認之。姓名及其生年月日各寫一籤，貯瓶對眾拈定，流弊盡去。相傳至今。（三）藏地在唐以前尚為遊牧時代，中藏之發生關係，蓋自太宗以文成公主嫁隆贊為始。中國文化於是漸入藏中。

德宗建中二年西藏懾於郭子儀兵威遣使來請議界四年遣官盟於清水（今甘肅清水縣）定賀蘭山為二國境界立甥舅聯盟碑於布達拉之大招寺碑文稱大唐文武孝德皇帝大蕃聖神贊普（西藏稱王曰贊普）甥舅二主商議社稷如一當時中藏關係尚對等也元代世祖征服西藏後始於河州（今甘肅導河縣）設吐蕃宣慰司都元帥府分設宣撫司於打箭爐雅州等地以撫慰之至元六年復置宣撫司於烏斯藏中國之收撫西藏自是收效明初太祖勵行懷柔之策以烏斯藏之懾帝師喃加巴藏卜為（熾盛佛寶國師）統轄烏斯藏地開市通商貿易物品終明之世無蕃患清初順治七年達賴喇嘛來朝賜金印

金冊。禮過甚隆。康熙五十五年。準噶爾首策。忘拉布坦率兵入藏。攻殺拉藏汗而據其地。清帝命西安將軍額倫特以兵赴援。師潰。五十七年。復命其十四子允禩為撫遠大將軍。統師駐青海之木魯烏蘇河。治軍餉。命將軍富寧安駐兵巴里坤。將軍傅爾丹出兵阿爾泰。旋又遣將軍噶爾弼出四川。將軍延信出青海。以搗西藏。將塔爾寺之呼畢爾罕。賜以達賴喇嘛名號。給予冊印。主持黃教。五十九年。噶爾弼獲偽藏王達克咱。西藏遂平。因其土地人民。賜達賴喇嘛居布達拉。貝子康濟鼐管理前藏事務。台吉頗羅鼐管理後藏事務。製平定西藏碑。勒石於布達拉之大招寺。雍正元年。青海羅卜藏丹津叛。特遣撫遠大將軍年

羹堯提督都玉麟領兵聲討。羅卜藏丹津遁入藏境之克哩野地。康濟鼐等率蕃兵逐之。五年。西藏噶布倫等聚衆殺康濟鼐。謀投準噶爾。復命將軍查郎阿率川陝雲兵進討。未至。台吉頗羅鼐截擒逆首。送中國。乃以頗羅鼐為貝子總藏事。留大臣正副二。分駐前後藏以鎮撫之。中國駐藏大臣之設置。當始於此。乾隆十二年。頗羅鼐卒。其子繼鼐駐藏。大臣傅清。左都御史拉布敦。以朱爾墨特有異動。計誘而手及之。未幾。傅清。拉布敦被害。事聞。帝命川督策楞主持討藏軍務。領川兵入藏。討平之。於是一變。昔時政策。罷貝子汗王等封號。以四噶布倫分其權。而總其成。以達賴喇嘛主持藏政。然當時握藏政。

教之大權者，實為噶布倫也。五十五年，廓爾喀（即尼泊爾）舉兵犯邊，遣侍衛巴忠、四川將軍成德等率兵進討。巴忠等畏葸不進，但令西藏歲納金一萬五千以調停之。明年廓爾喀又以歲金為詞，深入後藏，駐藏大臣保泰聞警，遷班禪於前藏避之。旋以賊勢張欲移達賴於西寧寺，班禪於秦寧，藏地盡委諸廓爾喀，藏民大震。五十七年，清乃命福康安為將軍，海蘭察為參贊，檄調索滿兵及屯練土兵進討，盡復失地，乘勝直抵廓爾喀，復檄廓爾喀東南之哲孟雄、不丹、西南之作木郎等部同時會攻。廓爾喀惶恐乞降，允之，以蕃兵三千、漢蒙兵一千戍藏。帝因感覺駐藏大臣辦事之無權貽誤，乃改革舊制，自

噶布倫以下番官皆為駐藏大臣屬員，大小政事悉取決於駐藏辦事大臣。四噶布倫與番官之缺均由大臣會同達賴喇嘛選拔。自此駐藏辦事大臣始握有政治上之特權，行事儀注亦與達賴班禪同等。總之，西藏在今日猶不能脫離神權政治，藏民宗教信仰根深蒂固，喇嘛教徒之在藏，自具有一種特殊地位與勢力，教權所及，即政權所至。故至今日達賴喇嘛尚能掌握西藏之一切政權。前清末葉中國在藏勢力之崩頹，實由於革去達賴尊號之所致。民國以來藏人親昵英人，亦由達賴出亡印度時，英印優加禮遇之結果。欲謀西藏問題之解決，達賴喇嘛實不能不特別加以注意。蓋達賴之內嚮與否，實為西藏問題中之一

重要關鍵也(以上(一)(二)(三)均雜見王勤堉著西藏問題)

二十三年五月七日 午後雨 由成都起程抵邛崃縣——一百八十里

晨七時半偕王副官維崧、李秘書國霖暨督辦公署所派護送之馮副官及侍衛十名，分乘汽車二輛，出南門至武侯祠，劉督辦及軍政各界知友數十人，在此餞別。桃花潭水，情意殷拳，至可感也。

二十里至簇橋，十里至金花橋，均有鄉團設茶桌歡迎。十里至雙流縣，縣長及邊防軍所派之馮副官長，偕軍政學界數十人及學校學生，列隊歡迎，略坐即行。

(附考)雙流境有劉止唐讀書處。劉為前清儒生。著有五經恒解一書。釋詞詭異。

五里至南林鋪。十里至黃水河。十里至串頭鋪。十五里至花橋。子十里至新津縣。舍車而渡岷江。諺云「走盡天下路。新津最難渡」。因此處河面寬濶。河汊紛歧。頗多周折。江邊有寶子山。俯瞰新津。瞭如指掌。為軍事上之要點。倘此山有失。則縣城難保矣。余等渡過西河汊。登岸後。承張旅長。廖縣長偕各界結綵歡迎。有七十以上紳耆數人。學生數百人。軍隊約一營。情緒熱烈。余作簡單之演說。勗其精神團結。擁護中央。茶點後。至純陽廟休息。此廟新建。規模宏大。塑像甚多。並視善男信女捐款之多寡。為勒牌塑像之報。

傳 籍 錄
酌故捐款踴躍，集款已達百萬以上云。

新津縣城雖不甚廣，但道路清潔，由此赴大邑，至劉甫澄，劉自乾兩公故鄉，僅三十里，交通頗便。

在純陽廟午膳後繼續前進，五里至太平場，係同學陳經元之故里，五里至鐵溪橋，二十里至斜江河，十五里至高橋鋪，二十里至聖花堡，十五里至天官橋，十里至邛崃縣，沿途飲食佳良，農業發達，據老農稱，官方每年收糧六季，每季每畝約繳大洋八角，即每畝年納洋四元八角，而田主每畝歲入約六元云。

（附考）鐵溪橋，康輜紀行作鐵索橋，下有鐵溪，傳武侯烹鐵於此，斜江河，邛州境也。